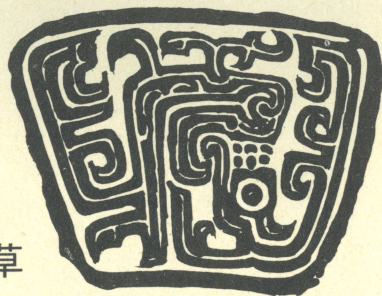


男中李後主



草堂客

女中李易安

任何一種文章的體裁，都有它特殊的性質和功用，當其發展達到最高峯時，爲了表達更複雜的思想，達到各種不同的目的，文學家們不得不殫精竭慮地另創新的文體。詩歌的形成，就是由於文章長於載道，但不易表達情感，不易達於美的意境。故曰「詩能言文之所不能言，而不能盡言文之所言」。中國的詩歌，到了唐末，無論古體詩、律詩，絕句都已臻於登峯造極之境，遂有新文體的產生，是謂之詞。詞源于詩，故又稱「詩餘」，詞的本質爲詩，雖有長短句的變化，但其功能重於音樂，故比詩更講求音韻之美善和諧。

同時詞與詩的不同之點，並不在於外形的句調



韻律，而內容的情味意境亦甚重要。王國維論詞，以境界為最上，詞有境界就能自成變格，也自有名句。必須藉著雋永的造語，和諧的音律以表達出悽迷美麗的意境。是以凡第一流之詩人，大抵具有偉大的思想，深刻豐富的情感；常常使用情感而不溺於情感，欣賞萬物而不滯於萬物，在沈摯中寓含輕靈的思想，在悱惻中具有超曠的人生觀。

觀乎詞國稱帝的李後主，稱后的李清照，這詞家二李無論在遭遇、修辭，風格上都頗多相似之處，因著身世的坎坷，其作品具有真實感人的內容；因其造詞的口語化，使他們的詞淺顯易懂，更具強烈的感人力量。今就其身世，作品大略介紹，以明其道理。

後主名煜，字重光，南唐中主璟之第六子，宋建隆二年，嗣立於金陵，斯時南唐已奉宋正朔，苟安於江南一隅之地。後主雖天資純孝，仁民愛物，然易為姦邪小人所惑，政治無所建樹；不辨忠奸，以致兵燹一起，所託非人，終不免江山難保。宋太祖屢詔其北上，均辭不去。然太祖臥榻之旁，焉容他人酣眠？開寶七年，宋師直逼金陵，後主肉袒降於軍門，徙至京師，封違命侯，淪為俘虜，而卒不免於牽機之恨。殂崩之音傳來，江南父老，莫不泣下，雖亡國之君，此其仁愛足以感人也。

誠如王國維所云：「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故生於後宮之中，長於婦人之手，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，亦為詞人所長處。」後主深具悲天憫人之心，故在位十五年，保境安民，亦頗有小康之象，乃得寄情聲色之娛。後主娶大小周后，並極歡洽。陸書稱：「昭惠后通書史，善歌舞，尤工琵琶。……後主以后好音律，因亦耽嗜，廢政事。」及淪為亡國之君，終日以淚洗面，其苦痛可見一斑。

故觀乎後主之詞可略分為三期，第一期的作品正描述其與大小周后享盡豪華，風流露於文表，寧復知世間有煩惱之事？如其寫玉樓春一首，詞曰：



晚妝初了明肌雪，春殿嬪娥魚貫列。風簾吹斷水雲間，重按霓裳歌遍徹。臨春誰更飄香屑，醉拍闌干情味切。歸時休放燭花紅，待踏馬蹄清夜月。

又有菩薩蠻一首，乃爲小周后而作，詞曰：

花明月暗籠輕霧，今宵好向郎邊去。剗襪步香階，手提金縷鞋。畫堂南畔見，一嚮偎人顫。奴爲出來難，教郎恣意憐。

第二期的作品則創於邦家迫遘，深受外力逼凌，現實的無情使其藝術修養達到更高的境界。此時期的作品如：

擣練子令

深院靜，小庭空，斷續寒砧斷續風。無奈夜長人不寐，數聲和月到簾櫳。

又如阮郎歸呈鄭王十二弟亦是其時作品，阮郎歸曰：東風吹水日銜山，春來長是閒。落花狼藉酒闌珊，笙歌醉夢間。佩聲悄，晚妝殘，憑誰整翠鬟？留連光景惜朱顏，黃昏獨倚闌。

第三期的作品則屬於亡國之後。回首江山，面目全非，悽涼哀怨，油然而生，哀慟惻惻，乃揮灑而就血淚交織的作品，其詞心已達上上之境界，情感之真摯，真可謂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矣！此所謂「亡國之音，哀以思」也！茲錄二三，以明其高妙。

破陣子

四十年來家國，三千里地山河；鳳闕龍樓連霄漢，玉樹瓊枝作煙蘿，幾曾識干戈。一旦歸為臣虜，沈腰潘鬢銷

磨。最是倉皇辭廟日，教坊猶奏別離歌，揮淚對宮娥。

虞美人

春花秋月何時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樓昨夜又東風，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，雕欄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。問君能有幾分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。

李清照，宋濟南人，號易安居士。父李格非，官禮部員外郎，母王狀元拱辰之孫女，皆工文章。易安亦幼有文藻，才華畢露。年十八，適諸城太學生趙明誠。夫妻情投意篤，皆嗜收古今名人書畫，三代奇器、碑文，質衣物市之。靖康二年，明誠奔母喪，半棄所藏，其年金人南下，遂使其畢生心血收藏付諸一炬。南渡不久，明誠於赴任時感暑，疾發，遂與世長辭。從此易安以一歷盡動亂的老婦人，滄海餘生，惟往台州依其弟，曾居金華，終其餘年。細觀易安生平，亦約可分其作品的意境爲三期，第一期的作品乃描述夫妻歡暢，少婦嬌憨的嫵媚，人世情趣亦不過如此。此時期之作品如：

減字木蘭花

賣花担上，買得一枝春欲放。淚點輕勻，猶帶彤霞曉露痕。怕郎猜道，奴面不如花面好；雲鬢斜簪，徒要教郎比並看。

第二期的作品則寫於金兵南下。心愛的珍藏毀於一旦，復與明誠揆違，更兼南渡之後，懷念北都，便多寫離情鄉愁，滿腹心緒自是躍然紙上了。如其「鳳凰台上憶吹簫」即是此時的作品，詞曰：



香冷金貌，被翻江浪，起來慵自梳頭。任寶奩塵滿，日上簾鉤。生怕離懷別苦，多少事欲說還休。新來瘦，非干病酒，不是悲秋。休！休！這回去也，千萬遍陽關，也則難留。念武陵人遠。烟鎖秦樓。惟有樓前流水，應念我終日凝眸。凝眸處，從今又添一段新愁。

第三期的作品則寫盡一個飽經滄桑的嫠婦心境，此時的感慨，真是「世事一場大夢，人生幾度秋涼」了。誠如

她自己所說「怎一個『愁』字了得！」此時期的作品以「聲聲慢」一首最是膾炙人口，詞曰：

尋尋、覓覓、冷冷、清清、悽悽、慘慘、戚戚、乍暖還寒時候，最難將息。三杯兩盞淡酒，怎敵他晚來風急！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却是舊時相識。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，如今有誰堪摘？守著窗兒，獨自怎生得黑！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點點滴滴。這次第——怎一個「愁」字了得！

我們可以發覺，後主與易安居士的詞，有許多類似的地方，分析其原因約有三：

一、性格及環境的影響——後主少聰悟，喜讀書，工書畫，知音律，這些深厚的文藝修養，是造成他的詞的基本條件。更兼昭惠亦善歌舞，工琵琶，此夫唱婦隨的樂趣，足以使他倍增文藝的濃烈興趣，而更益臻爐火純青的地步。易安生於仕宦之大家，秉承優異的天賦，再加上環境的文藝薰陶，自然奠下了深厚的文學根基。

後主宅心仁厚，愛民如子，又篤信佛教；孝友仁愛的性情，構成他真純的詞心。後主曾因七弟從善被宋扣留汴京，上表請求從善歸國未遂，遂罷四時宴會，而作「却登高文」，中有「原有鷓鴣兮相從飛，嗟予季兮不來歸！」孝友之心可見。易安則為一女性，靈心善感，其生命充滿了活潑，更兼廣博涉覽，再融合誠摯的情感，遂成不朽的詞篇。故他們二人的詞有一個共同的特徵，即自然真率，流露於字裏行間。大胆抒寫親身的感受，給人特別新鮮親切的味道，是以特具強烈的感人力量。王國維人間詞話論得好「客觀之詩人，不可不多閱世，閱世愈深，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，水滸、紅樓夢之作者是也。主觀之詩人，不必多閱世，閱世愈淺，則性情愈真，李後主是也。」

三、身世遭遇對他們作品的影響——後主、易安二人最顯著的共同點，即在於身世截然分為前後二期。前半期享盡人間幸福，後半期嗜盡人間荼苦。後主前期寫的是溫馨而蕩人心魂的「一斛珠」，風情旖旎的「浣溪紗」、「玉樓春」，不愧「鴛鴦寺主」之名。後期的作品中，他寫難過的心情，寫的

是「多少淚、霑袖復橫頭」，他寫夢，寫的是「世事漫隨流水，算來一夢浮生」；「夢裏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貪歡」；他寫月，寫的是「晚涼天淨月華開，想得玉樓瑤殿影，空照秦淮」；「春花秋月何時了……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」；他寫愁恨，寫的是「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」；「問君能有幾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」，最後竟寫出「萬古到頭歸一死，醉鄉葬地有高原」。

易安前期寫的是閨中少婦的綺情，美滿的生活，盡眉之樂盡在詞裏行間。「絳綉薄冰肌瑩，雪膩酥香，笑語檀郎，今夜紗幮枕簟涼」；「怕郎猜道，奴面不如花面好，雲鬢斜簪，徒要教郎比並看」，即使賦別相思，寫的也是「花自飄零水自流，一種相思，兩處閒愁」；「莫道不消魂，簾捲西風，人比黃花瘦」。後期遭受一連串打擊，感嘆身世，不勝今昔，寫的是嫠婦淒苦的憂愁，試看「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，如今有誰堪摘？」「這次第——怎一個愁字了得」；「只恐雙溪舴蜺舟，載不動許多愁。」

三、口語的運用——通俗粗淺的白話若運用不當，則雍俗不雅；但若運用恰如其分，則更可以使描寫的形象生動、真實、更增感染力。後主、易安均嫺熟於口語的運用。後主所用如「沈檀輕注些兒個」「酒惡時拈花蕊嗅」，易安亦用「花自飄零水自流，一種相思，兩處閒愁」；「這次第，怎一個愁字了得」。將這些平淡無奇的口語填入詞中，顯得清新活潑，而成千古絕唱。

總之，他們一本真純的詞心，藉高妙的手法，寫下至動人的情感，自然能為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人所欣賞喜愛。無怪乎沈謙云「男中李後主，女中李易安，極是當行本色。」